



伯夷列傳第一

古史二十四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
 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
 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皆往歸之蓋
 西伯受命稱王紂雖無道置而不伐者九年及文王崩武
 王終三年之喪帥諸侯之兵觀政于商而還居二年紂曰
 長惡不悛遂舉兵伐之伯夷叔齊乃相與扣馬陳君臣以
 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史記周本紀
武王即位九年

年上祭于畢為文王木主載之車中東觀兵孟津十一年

遂伐誅紂伯夷傳記伯夷諫武王之言曰父死未葬爰及

干戈可謂孝乎進退皆不
 可據故一取尚書為信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
 夷叔齊耻之隱於首陽義不食周粟採薇而食之卒以餓

孔子稱之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衛出公與
莊公爭國冉有疑之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
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
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由此言之伯夷叔齊
之出也父子之間必有間言焉而能脫身以遠於亂安
長亡不以舊惡為怨故凡言伯夷之不怨以讓國言之
稱古之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作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謂柳下惠少連
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
中清廢中權夫伯夷叔齊隱居以求其志
道義之所在無以生為也

惠以下皆全生者也故志降而身辱獨其言行不汙耳至於
虞仲夷逸雖隱居不屈而佯狂放言身繫而言蕩蓋未有
若伯夷者故凡言伯夷之不屈以去周言之也

蘇子曰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
不得兩立而孔子與之何哉夫文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
也天下從之雖欲免而不得紂之存亡不復為損益矣文
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不可
後也然湯以克夏為慙而孔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義
豈可廢哉宋昭公以無道弑之春秋雖書曰宋人弑其君杵
臼然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以不討賊
稱人晉靈公為之會諸侯于扈以不討賊不叙明君臣之

義不以無道廢也

伯夷列傳第一

伯夷列傳第二

古史二十五

下夷吾仲者，潁上人也。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齊侯，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始吾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

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
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
者十餘世嘗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
知人也管仲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故
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
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俗之所欲因
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刑
賞必當不以其私故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
言其於諸侯抑強暴扶寡弱來之以禮服之以義不以力
勝不求苟得是以諸侯順服無與爭者狄滅邢衛言於公
公與諸侯救而封之甯母之會復言於公修禮於諸侯

侯官受方物鄭子華將以鄭爲內臣却而不受於
從之乞盟此其所以霸也管仲封於小邑魯莊公德之爲
築其城嘗聘於周王以上卿之禮饗之管仲辭曰有天子
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事何辱命焉卒受下卿
之禮而還然管仲家富侈擬於公室塞門反坫二歸官事
不攝而桓公亦上僭王室內嬖如夫人者六人終以此敗
故孔子譏其不知禮管仲既沒齊國田其遺業常強於諸
侯至戰國之際諸子著書因管子之心既而益增之其廢情
任法遠於仁義者多申韓之言非管子之正也至其甚者
言治國則以智欺其民言治外則以術傾鄰國於是有不
些豆之寶石璧菁茅之謀使管仲而信然則天下亦將以欺

奪報之尚何以霸哉管仲之後於齊無闕有管修者事楚

為賢大夫白公之亂死焉史記稱管仲善因禍為福轉敗為功相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

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之不入相公實北伐山戎管仲因而

今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相公欲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

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今考之此一說皆非也相公二十

九年會諸侯于陽穀為鄭謀楚是歲有蕩舟之事故明年

伐楚因遂侵蔡蔡在楚之北故春秋先書侵蔡其實本為

伐楚動也山戎病燕故相公為燕伐之非不義也亦何待

令燕修召公之政而後可哉如曹沫之事蓋出於戰國之

雜說公羊不推本末而信之太史公又以為然今刺客傳

論之備矣皆不可信故不取也

蘇子曰孔子稱管仲相相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民到于

今受其賜以仁許之至於子路稱其果而已曰仁則吾不

知也然孟子以為子路曾子之所畏而管仲曾西之所不

為何哉夫管仲之所以為其國者至矣然其所以不若三

代之者蓋求而後得之非其有餘而自及之也孟子有言居

下位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

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

道反身不誠弗悅於親矣故人必先自信自信之餘而後

親信之親信之餘而後友信之友信之餘而後君信之君

信之餘而後能治民皆以其有餘及之未有不能誠身而

能治民者也雖或能之民之報之也必粗夫子路自其誠

身而為之矣而其功未足以及民管仲其功足以及民矣

而其身未嘗自信也故三歸反坫子路之所不為而九合

諸侯子路之所不能也由子路之道惟其不成成則堯舜

是也由管仲之道止於是而已矣此孔子之所以取之而

孟子之所以不予也

晏平仲嬰者齊之世家也父曰晏栢子栢子卒嬰產衰斬
草經帶杖管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非之曰此非
大夫之禮也嬰曰惟卿爲大夫不自直也晏子蓋事齊靈
公莊公景公三世以節儉力行重於齊食不重肉妾不衣
帛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世以爲陋而晏子行之自若莊
公之納欒盈晏子諫不從莊公卒以是死方其難作崔杼
閉門齊人莫敢至者晏子獨立於其門其人曰死乎曰獨
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
乎曰君死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以
事君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
之君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
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戶股而哭三
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杼不敢曰此民之望也於是崔
杼慶封盟國人於太宮曰所不予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
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是子有如上帝乃歆崔慶旣滅
欒高方執齊柄以邺殿之邑六十子晏子晏子辭弗受吳
季札聘於齊見晏子說之告之曰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
獲所歸難未歇也子速納邑與政乃免於難是時陳氏陰
收齊民季子與晏子知之晏子嘗以事適晉晉叔向問齊
故晏子曰此季世也齊其爲陳氏矣其後陳栢子卒滅欒
高專齊之政子孫代有齊國晏子雖以行義顯齊然不得

任其國政蓋從容風議時有所臣救焉晏子之宅近市景公欲爲更之晏子曰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抑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焉公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識之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有鬻踊者對曰踊貴履賤景公愀然爲之省刑及其適晉公遂更其室還使宅人反之曰匪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擇鄰矣其可違乎公不得已從之公有疾梁丘據言於公請誅祝史公以問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建以語康王王曰神人無怨宜天子之光輔五事以爲諸侯主也公曰子稱是語何故對曰有德之君上

一無怨動無爲事其祝史薦信而無愧心鬼神用亨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享國受其禍祝史與焉其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今山林之木虞衡守之澤之雀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之鄙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執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之病苦夫婦皆誑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

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欲誅於祝史修德而
復可公說使有司寬政薄斂而疾有間遂田于沛晏子侍
于造臺梁丘據在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
爾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和如和羹水火醯
醢鹽梅以亨魚肉燀之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
以遠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
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
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詩曰亦有和羹既
戒既平禮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齊五味和五聲以平
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
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

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
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
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
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
樂若何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
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
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其後復從
容爲公言陳氏將代齊公信之而不能其言之不圓類
如此越石父賢在縲紲之中晏子出遭之解左驂贖之載
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謝之曰嬰雖不
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吾聞君子屈於不

知已而信於知已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
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於
是晏子延入爲上客晏子出其御之妻闕之其夫擁大蓋
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
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
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
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它日夫自抑損晏子怪而
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晏子死陳乞逐高國晏
子之子圍奔魯

蘇子曰管子以桓公伯然其家淫侈不能身蹈禮義晏子
之爲人勇於義篤於禮管子蓋有愧焉然晏子事靈莊景
公出而君功業不足道使晏子而得君如管仲之於桓公
豈所成就當與鄭子產比耳至於糾合諸侯攘却戎狄未
必能若管子也唐姚元崇宋璟皆中興賢相然元崇好權
利事武后立於群枉之中未嘗有一言犯之及事明皇帝特
亦有所縱弛太廟棟毀巡游東都以爲無害至於宋璟亦
絜特立於武后世排斥權倖身危者數矣其於明皇帝亦
未嘗有取容之言故世嘗以元崇比管仲璟比晏子或庶
幾焉

管晏列傳第二

柳下惠列傳第三

古史三十一六

柳下惠者魯公族展氏也名禽止魯為士師三黜不去入
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
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故魯雖不能用終身不去魯僖公
二十六年齊孝公侵魯僖公使展喜犒師受命於展禽齊
侯未入竟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弊邑使
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
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
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
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藏在盟府以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
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

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帥相之功我弊邑用不敢保聚曰
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世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
以不恐齊侯乃還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
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異哉臧孫之爲政也夫聖王之
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災則
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今海鳥至不知
而祀之難以爲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智者處物無功而
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能周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
廣川之鳥獸常知避其災害是歲也海多大風冬溫臧文
仲聞之曰信吾過也使書以爲三策故孔子曰臧文仲其不
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一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

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又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
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及孔子叙古之逸民謂伯夷叔齊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言中倫
行中慮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
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因之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
惠聖之和者也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思與鄉
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澆焉柳下惠不羞汙君
不辭小官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安能澆
我哉夫二子之行不至於此而其風之所及則有至是者與
蓋孔子稱作者七人其三人伯夷叔齊柳下惠皆見於書
其四人朱張少連夷逸皆不見虞仲或曰太伯之弟所謂

而雍者也蓋始斷髮文身以治句吳儻或是歟

蘇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義不事武王而柳下惠降志辱身三黜於魯而不去行若冰炭之異而聖人皆取之者其心一也心苟不然則伯夷必陷於狷柳下惠必陷於鄉原而孔子奚取焉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夫君子平治其心外累既盡至於不可加損人莫得而見也雖其出處語默應於外者不一而其中未嘗違仁然後知其爲同耳然孔子之論此三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仁人未嘗以聖人許之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聞其語矣吾見其人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

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歟蓋孔子之稱夷齊以爲賢於當世之君子至於當世諸侯大夫則不能望其垣墻耳非以爲堯舜等比也故其叙逸民亦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而尚足以爲聖人乎至孟子始謂伊尹伯夷柳下惠皆古之聖人與孔子異而世俗又從而廣其說曰此三人者皆聖人之趨時者也伊尹之後士多進而寡退故伯夷出而矯之伯夷之後士多退而寡進故柳下惠出而矯之夫三代之風今世不得見矣而春秋之際士方以功利爲急孰謂其多退而寡進也哉此皆妄意古人耳湯之稱伊尹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

爾有衆請命伊尹之自稱亦曰維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
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及孔子敘書皆不以爲
過謂之聖人或庶幾焉如伯夷柳下惠吾從孔子而已

柳下惠列傳第三

曹子臧吳季札列傳第四

古史二十七

曹子臧者曹宣公之庶子也名欣時宣公之十九年會諸
侯伐秦而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欣時逆公之喪
負芻殺其世子而自立諸侯將討之宣公既葬子臧欲亡
去國人皆將從之負芻懼告罪且請焉子臧反而置其邑
負芻之二年諸侯來討執而歸之京師將以子臧見王而
立之子臧辭曰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
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明年曹人告于晉請
歸負芻而反欣時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
歸子臧盡置其邑與卿而不出孔子善之故於負芻之歸
也書曰曹伯歸自京師春秋諸侯失地必名於其反也書

曰自其歸于其曹伯不名而書曰歸自京歸言無與爭國者也其後二十年而吳季子稱子臧之義讓其兄諸樊吳季札者吳子壽夢之幼子也兄弟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季札賢父欲立之季札讓不可則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復欲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十三年卒有命立餘祭欲以次必致國於季子餘祭四年卒夷末立使季子聘于上國至魯說叔孫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三務存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在其又豈不博乎何以堪之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

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鄒以下無譏焉
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
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幽而有
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通
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
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
而不流五聲和八音平節有度守有叙威德之所同也見
舞象箛南箛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
威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憾德
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
修之見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志大矣如天之無不懷也如

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菝以加於此矣觀上矣若言
他樂吾不敢請已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也
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
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栢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
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
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作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
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
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
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
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
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

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
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
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季子之初使
過徐徐君好其實劔口弗敢言季子心知之爲使上國
獻也及還至徐徐君已死遂解劔懸之徐君冢樹而去
者曰徐君死矣尚誰予季子曰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也
吾心哉夷昧十七年卒吳人將以先君之命立季子季
逃去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諸樊之子光以僚之立也
順陰養死士欲以爲亂僚立十二年將因楚平王之喪使
楚復使季子出聘以觀諸侯季子至齊而長子死葬於戶
博之間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吊而
說焉坎深不三於泉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
可隱左袒右旋而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竟氣無不
也己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及季子
歸則光已弑僚矣季子復命哭墓復位而待曰苟先君無廢
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
也又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古之道也季子
後事闔廬夫差年九十餘楚子期伐陳吳使季子救之季
子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我請退以
爲了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後十二年而吳亡季子蓋已沒矣
蘇子曰春秋之際世不知義而以權利爲貴雖齊相晉文
皆以爭國成名者也如子臧之於曹季子之於吳皆有可

取之義棄而不顧而況於爭乎子高一子之義欲考其行事而子臧反國而致事不復見季子事吳九十餘年觀其掛劍於墓不以死背其心葬子嬴博不以恩累其志引兵避楚不以名害其德蓋其所以養心者至矣雖祿之天下將有所不受而況於吳乎彼其所養者誠重故也

曹子臧吳季札列傳第四

文子列傳第五

古史二十八

不范氏陶唐氏之後也陶唐在周為杜氏宣王誅杜伯其子隰叔入晉范氏之祖也隰叔之子曰士蔦為事晉獻公為司空蔦之子曰會逮事文公為戎右事景公為上卿秉國政晉國之盜逃歸于秦所謂范武子也武子生文子文子名癸卻獻子克有憾於齊武子請老以避之文子始佐下軍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能對文子知之歸以告武子武子怒曰爾以童子掩人於朝吾死亡無日矣擊之杖折其委箕已而從卻獻子伐齊勝之歸而後入武子曰何後也對曰師以喜歸恐人屬耳目於我也武子乃喜曰吾免矣景公之季年樂武子為政以文子及知莊子韓獻子為謀主師

不妄出出輒有功欒武子所以能保晉國者三人力也及厲公即位三郤驕侈而公多外寵六年將與楚爭鄭文子畏其成功也言於公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矣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及河聞楚帥將至文子欲還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又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文子不欲戰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齊狄秦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患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文子之子句適曰若塞井夷竈陳於軍

中而䟽行首何患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文子何知焉遂戰晉人勝楚而歸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以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厲公卒不悟文子歸而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死氏福也遂自殺公果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左右先去三卻將殺欒書中行偃而不忍書偃懼遂弒公及其外嬖而立悼公文子之子曰宣子句爲晉執政傳子鞅及孫吉射而敗爲趙氏所滅

欒武子始用智范韓所至有功一不用文子幾不
死雖免死卒蒙弒君之惡嗚呼死生之於人亦大矣文

子以死易亂而樂武子耻失諸侯不知兵之加其頸也其
惡知蓋已遠矣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原論晉大夫之賢
曰播范文武子夫武子文子吾未知其孰賢彼以死生取之
之以遺文子與

晉范文子列傳第五

晉叔向列傳第六

古史二十九

叔向晉之公族也名勝氏曰羊舌其祖羊舌大夫事獻公
為軍尉從申生伐臯落氏勸申生以死易亂者也其子職
佐祁奚為軍尉生子四人長曰赤次曰勝次曰虎季曰鮒
亦與勝皆賢職死祁奚言赤於悼公以代其父所謂銅鞮
伯華也三世皆賢人叔向事悼公平公昭公習於禮而勇
於義以直聞於諸侯雖不專任晉國而晉之執政趙文子
韓宣子皆訪之而後行晉國賴焉樂懷子好施而多士范
宣子畏而逐之叔虎以力嬖於懷子宣子殺虎并囚伯華
叔向樂王鮒幸於平公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不應人
問其故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

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公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鮒歿而禹與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處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平公

十二年晉楚會盟于宋楚人衷甲趙文子患之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將盟楚人爭先叔向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旣罷楚子木歸以語其君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二十一年楚靈王求昏于晉且韓宣子送女叔向爲介過鄭鄭子太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守之以信行之以禮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人弗逆楚王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今其來者上卿與上大夫也我若以韓起爲闇以羊舌肸爲司官足以辱晉矣

何如大夫莫對遠啓疆質讓楚子楚子謝焉乃厚其禮而歸之明年楚公子棄疾來報平公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之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平公說乃逆之平公之季年成虎祁之官諸侯來賀歸而賤之皆有二心及昭公立叔向知晉德之衰而力不能救言於朝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三年七月會于平丘將尋盟齊人不可昭公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尋盟旣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先王之制以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常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旣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

未治兵建而不施壬申復施之諸侯畏之然後就盟叔向
事晉見其盛衰及其老也君弱臣強各營其私不在諸侯
叔向區區其間弥縫其闕救敗而已其才不盡用也齊侯
使晏嬰如晉叔向從之燕語齊晉之故晏子曰齊其爲陳
氏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晏子曰子將若何叔
向曰晉公族盡矣公室將卑宗族枝葉先落眚之宗十一
族惟羊舌氏在耳眚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
祀凡叔向所言諸侯大夫吉凶得失之際後多信者平公
作虎祁之宮石言于魏榆叔向曰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
必有咎三年而平公卒諸侯不服楚靈王因陳亂以滅陳
又將討蔡韓宣子問焉叔向曰蔡侯得罪于君父而不能
冥冥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不信以幸不可
言也楚王奉孫吳以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滅陳
今又誘殺蔡侯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
之也厚其惡而降之罰也旣而楚人滅蔡二年而弑靈王
楚子干自晉歸于楚韓宣子疑其得立叔向以其無德與
夫也知其不克子干卒死蓋叔向之母亦賢人也叔虎之
母美而不使其子諫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吾
懼其生龍蛇以害女非嫉之也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
力欒氏之難羊舌氏卒被其阼叔向將娶於申公巫臣氏
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
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

乎吾聞之甚美必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貉之妹也
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
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妻娶
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恠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
后羿滅之變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自是物也
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私叔
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
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
豺狼之聲也非是莫喪羊舌氏矣及叔向死晉人誅祁氏
伯石黨於祁氏并及於旣羊舌氏絕鮒字叔魚叔向之季
弟也貪而多詐平丘之會攝君司馬求貨於衛潞芻蕘者

人請於叔向數其罪而止淫者晉以言故執魯季
孫意如旣而將歸之季孫請受命於會韓宣子患之使叔
向叔向辭不能則請使鮒鮒見季孫而泣曰昔吾逃罪於
魯由武子以不死今歸子而不歸將館子於西河柰何季
孫懼而請歸士景伯如楚使鮒攝理邢侯與雍子爭俸
田雍子納女於鮒鮒蔽罪邢侯怒殺鮒與雍子於朝
韓宣子問其罪叔向曰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
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
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乃施邢
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朝仲丘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
制刑不隱於親曰義也夫可謂直矣蓋少之云爾

蘇子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從欲爲叔向請以其同也棄而不應祁大夫老矣無位於朝以其覺也知其必爲已言何其明哉不然晉楚之際亦多故矣同盟有衷甲之變交聘有司宮之禍苟明不足以應之身受其辱而國被其患可勝言哉然平丘之會齊人不服叔向詰之以禮威之以衆攘臂而仍之僅乃得之烏乎殆哉彼不幸而老於衰暮蓋不得已而然歟

晉叔向列傳第六

鄭子產列傳第七

古史三十

鄭子產名僑鄭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也發之字曰子國故曰國僑子國亦鄭之良大夫也與子駟子展同事成公僖公爲三卿晉楚之兵無歲不至於鄭鄭人不知所從簡公元年子產尚少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公子燹國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晉楚爭鄭必自是始不四五年不能安也三年尉止怨子駟聚羣不逞攻而殺之并及子國子耳子西聞盜不做而出尸而攻盜盜入于北宮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左羣司閉府庫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國人助之盜衆盡死旣而子孔當國爲載書使諸司聽命

於己衆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子必從之不然必亂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乃定蓋子產一出而國人知其賢矣簡公十二年子孔得罪死子產爲卿大夫良霄侈而愎公孫黑富而陵上有爭而未決大夫相與盟之矣國人憂之其賢者裨諶驪蔑相與言曰雖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紓蔑曰政將焉往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避子產天禍鄭父矣其必使子產爲之明年黑攻良霄殺之大夫皆不安其上卿子皮以政惡於子產子產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爲也二皮曰子產以聽誰敢犯子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寘子產諶驪蔑簡公之十八年也子產爲鄭內協和大臣外敬事諸侯選賢以任事立法以齊衆行之二十二年定公八年而卒鄭人安之諸侯敬之復以政授子太叔鄭以無患者久之蓋子產之爲政慮遠而事詳凡其所施鮮不適理故無後害其稱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使國人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行之一年而民謗之三年而民誦之子產如晉葬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不從旣葬將以幣見新君晉人辭之用幣而歸乃歎曰欲敗度縱敗禮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克也平丘之會子

產與子太叔從君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旣
而悔之每舍損焉先會一日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太叔
止之請待明日往則無所張矣堵女父爲亂死堵狗娶於
晉范氏懼其挾范氏以報也奪狗之妻而歸之晉晉以州
曰賜公孫段子產如晉爲其子施歸田韓宣子辭子產曰
縱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封疆之言弊邑獲戾而豐
氏受其大討敢固以請晉人受之凡政無大小其慮之必
預而處之必審類如此矣然鄭之賢者無一不用馮簡子
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辯
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又善爲辭公禪謀能謀
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
子產曰子且使多爲辭令與禪謀乘以適野使謀可
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
之是以鮮有敗事其要皆主於禮而加之以敬凡鄭伯將
適楚必以告于晉適晉必以告於楚旣朝而反又使大夫
聘焉以謝不敏其應接諸侯亦無所不盡禮衛北宮文子
相衛侯以如楚過鄭印段勞于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
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文子言於衛
侯曰鄭有禮數世之福也然義之所在雖大國有不懼者
矣鄭伯適晉晉以魯喪未之見也子產壞其館之垣以納
車馬晉人來護子產對曰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若不
壞是無所容幣以重罪也請修垣而行趙文子愧焉乃築

諸侯之館楚公子圍將娶于公孫段氏國人畏其詐而襲鄭也子產使行人揮辭焉乃館於外既而將以衆逆復使揮言其情楚人知焉 備乃請垂橐而入平丘之盟子產

爭承曰鄭男也而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自日中而爭至昏言人許之韓宣子來聘求賈人之王子太叔子羽皆欲予之子產曰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吾且爲鄙邑矣卒不予鄭大夫子產授兵登陴子太叔曰晉將以爲討子產曰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晉人來譖子產辭焉亦止駟偃卒其子絲晉大夫之甥也以弱故弗立父兄立瑕晉人來問其故大夫憂之子產弗謀而對曰天實利亂駟氏其孤幼弱父兄私謀而立長親寡君弗敢知其誰實知之若鄭之

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縣鄙也何國之爲晉人舍之故雖晉楚之強不敢加之至於父兄率常厚之以恩使無怨焉以興亂子哲攻伯有逐之子產與之盟而撫之伯有死子產枕之股而哭之歛其死者而殯之駟氏將攻之子皮怒曰殺有禮必有禍乃止公孫段貪而無耻子產有事賂以其邑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爲鄭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定以待其所歸可也既伯石懼而歸邑子哲與子南爭室子哲橐甲而見子南子南擊之傷大夫謀之子產曰直鈞刃賤有罪遂行子南然亦時其有罪而致討焉豐卷將祭請田勿許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卷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

子皮止之歸而逐卷公孫黑將作亂傷疾作而不果子產
在鄙乘傳而歸數其三罪而戮之尸諸周氏之衢故諸大
夫畏而愛之子產既治鄭名高於諸侯其為人博識而有
辭凡其所言諸侯紀之晉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子產
以書責之宣子為之輕幣鄭入陳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
命晉人詰之不屈趙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晉
平公有疾卜之曰實沉臺駘為祟史不能知又夢黃能入
于寢門亦莫知也問之子產子產推言其實晉人貴之子
產善因事而行義寬猛無常曲直無固惟義所在鄭人游
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盍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
者吾行之其所惡者吾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其於

言如恐不及也然一公孫黑將作亂傷疾作而不果子產
禮何以求禁孔張之陋吾子之耻也子產怒曰邪辟之人
吾將以執形是生王無刑罰也子寧以它規我有星孛
天辰其占在鄭裨竈曰若我用瓊華玉瓚鄭將不火子產
不予既火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太叔
曰若有火國幾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
知天道卒不予亦不復火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國人
請祭之子產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
則彼其宮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子產之不
惑於禳祥至矣然或夢伯有介而行言將殺帶與段既而
言信則為之立良止以撫之而并立公孫洩以為說

政本之以人情盡之以物理人情物理之所及雖鬼神
冥之際無不為也子產於此蓋得之矣實沉臺駘晉星也
晉之所當祀也黃能鯨也鯨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
所當祀也至於伯有鄭之世大夫也死而為孽為之立
後而止固其理也若夫星孛于大辰而欲用瓘耳玉璣
而於時門從而祭之此巫祝之事未見理富然者固君
子之所為凡子產所為無不由當者惟作丘甲渾罕譏之而
不書也

鄭卒先衛亡鑄刑書叔向譏之而子產之後鄭細日甚簡
公之三十五年晉趙武死公如晉吊趙氏辭焉及雍而復
魯季友如陳葬原仲大夫越國而送葬春秋譏之鄭以
君而吊隣國之大夫此非知禮者之所為使晉以為口實
而責其餘鄭必有不能堪者而子產行之何哉

蘇子曰子產為鄭不以禮法假人凜乎其不可犯之將死
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

莫如猛火烈人望而畏之則鮮死水弱人狎而翫之則多
又或寬難子太叔為政不忍猛鄭國多盜然後悔之由此
言之子產豈徒寬惠者哉然孔子之稱子產曰惠人又以
為古之遺愛儒者由比意之故孟子言子產以乘輿濟人
必溱洧以為惠而不知為政甚者又曰子產猶衆人之母
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此皆非子產之實蓋惠而愛人無禮
法以將之則有所不行若子產則以禮法行惠者也孔子
之說云爾

鄭子產列傳第七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